海塘錄

一六

欽定四庫全書

海塘録卷二十二

内閣中書翟均廉撰

藝文五

序

海潮賦後序　　唐　盧肇

夫以濬樞顯視周四七而成文玉琯潛聆載十二而分統肇有憑翼生乎象先雖迷放屬之源終識跛躚之數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書

是以迎推洞乎三合分至貞乎四禽旣測洪荒瞭分清
濁於是九圍所沓必揆於靈臺萬古無差可徵於幽贊
且彤車白馬先命羲和紫極黃龍次分甘石雖東流不
溢天問猶疑而北户承陽地維何隱稽夫羲氏之業也
莫不咸思蟻轉盡愧雞如安可命曰三靈或迷其二大
愚以始聞方數則揆玄黃亦嘗以大實酬嘲敢云早惠
旣不用蛉膠習戲自鄙童心及竊譽思中拘壓長者執
經堂奥避席嚴師自悟牖間媿非胡廣頻依廡下虛感

伯通而日月居諸榆槐屢改管窺之心妄切瞽史之學
難修而又爛額焦頭方思馬褐捉襟見肘久困牛衣颯
垂領以若鶩顧生髀而增歎信天人之際難可究思考
經緯之文固有宗吉竊以海潮之事代或迷之今於賦
中盡抉疑滯輒依洛下閎張平子何承天等以渾天為
法水與地居其半日月繞乎其下以證夫激而成潮之
理弁納華夷郡國環以二十八宿黃道所交及立北極
為上規南極為下規以正乎日月之所由升降其理昭

然可辨謂之潮圖施諸粉繢庶將無闕緬螢囊之已久
撫魚網而多懸敢避識者之譏固受不知之罪云耳

海潮圖序

宋 俞安道

古之言潮者多矣或言如橐籥翕張或言如人氣呼吸或言海鰌出處皆無經據唐世盧肇著海潮賦以為日入海而潮生月離日而潮大自謂極天人之倫世莫敢非予嘗東至海門南至武山旦夕候潮之進退弦望視潮之消息乃知盧氏之談出於胸臆所謂蓋有不知而

作者也夫陽燧取火於日陰鑑取水於月從其類也潮之漲退海非增減蓋月之所臨則水往從之日月右轉而天左旋一日一周臨於四極故月臨卯酉則水漲乎東西月臨子午則潮平乎南北彼竭此盈從來不絕皆繫于月不繫于日何以知其然乎夫晝夜之運日東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奇故太陰西沒之期常緩於日三刻有奇潮之日緩其期率亦如是自朔至望亦緩一夜潮自望至晦復緩一晝潮若因日之入海激而為潮則

何故緩不及期常三刻有奇乎肇又謂月去日遠其潮乃大合朔之際潮始微絶此固不知潮之準也夫朔望前後月行差疾故晦前三日潮勢稍長朔後三日潮勢極大望亦如之非謂遠於日也月弦之際其行差遲故潮之去來亦合沓不盡非謂近於日也盈虛消息一視於月陰陽之所以分也春夏晝潮常大秋冬夜潮常大蓋春為陽中秋為陰中歲之有春秋猶月之有朔望也故潮之極漲常在春秋之中濤之極大常在朔望之後

此又天地之常數也昔竇氏為記以為潮虛于午此候於東海者也近燕公著論以為潮生于子此測於南海者也又嘗聞于海賈云潮生東南此乘舟候潮而進退者耳古今之說以為地缺東南水歸之海賈云潮生東南亦近之矣今通二海之盈縮以誌其期西北二海所未嘗見故闕而不紀云候於海門月加卯而潮平者日月合朔則旦而平緩三刻有奇上弦則午而平望巳前為晝潮望巳後為夜潮此皆臨海之候也遠海之處則

各有遠近之期月加酉而潮平者日月合朔則日入而潮平上弦則半夜而平望則明日之旦而平望已前為夜潮望已後為晝潮此東海之潮候也又嘗候於武山廣州月加午而潮平者日月合朔則午而潮平上弦則日入而平望則夜半而平上弦已前為晝潮上弦已後為夜潮月加子而潮平者日月合朔則夜半而潮平上弦則日出而平望則午而平上弦已前為夜潮上弦已後為晝潮此南海之潮候也

送鄭景望赴國子丞詩序

宋　薛季宣

淛之江渾而委長有山馬截乎江之口其潮也尾閭盈而漬瀑海水溢而羣飛回江之波倒流而反觸於山其濤怒衝乎渾其波激委之至也遠其為憤也滀奔騰洶洶洄潏藏昂驟蹙而軒乍旋而入訏盈淵谷前無高岸一川矗立突如來如屹如銀山犇如陳馬轟如雷鼓激如摶鵬子胥奔躍于濤頭文種昌揚其暗浪雖共工氏折不周之柱左伯母彈恆山之目拔山如項羽驅石若

始皇未足以擬其壯天河裂龍門發呂梁洩分防決淮隄撤猶不得形模其彷彿也操舟者逆而取之順而方之呼吸之中恬然已無事矣濤之力也有既故吳兒可狎而弄其去也有時故行人可厲而涉走嘗聞諸濱江之老叟曰江之産有煩苛其涉有陷沙煩苛豸也蠔螯比也形如飄瓦呀吻衆多狎者遭焉則著身而不實沙之雜也多淖則人之履踐不實涉者俄而陷溺則僵為汐之濫君子者曰操舟者子其神乎憑乎虛舟凌乎巨

浪逆而取之不害其為正順而方之不害吾之止故雖潮水掀天而吾不為之蕩横流溢壑而吾不為之撓持危涉險亶黙而成之其眎涉者吴兒為有全安之數矣子鄭子一鄉之望其赴國子丞也固當為時世用鄉人又將儀之夫國子清官子鄭子和而不流者也既清且和利用安身而崇德矣其行也必將問津於淛走期之以舟檝之利琢詩為贈且序陷沙傾哥之説所聞於父老者而冠諸篇端

城海寧州詩序

元　貢師泰

海寧故鹽官縣入國朝以户衆陞為州其後又以潮決南岸州將盡入於海民吏驚懼捍以數郡之力而決猶不止朝廷遣使投璧沈馬而祝祭之幸得寧遂改今名大抵境内地下淖沮洳高者又皆沙土故城址漫無存者至正十九年江浙分有檄左右司都事陳君元龍相其地勢而興築焉君至則下令聽民自定其力之上下以均其傜有不實輙治之并以坐吏於是奸豪慴服貧

懦感德小大相勸萬手並作不數月而堅壁高壘屹然為東南保障矣

海寧水利圖志序

明 嚴寬

惟王建國設官凡以為民焉耳矣民事曷重曰有本曷先曰有要本者何田里樹藝之謂也要者何水泉灌溉之謂也是故蒸民乃粒稷德惟懋而地平天成禹功實開之此固當務之急也三代而下罔知貴本親要疏鑿之說雖幸有存焉或失則誣或失則陋或失則勞或失

則逸噫弊也久矣又何異乎治之不古若耶惟我藩臬朱公欽若明命總諸水政於南甸於浙之東西爰檄郡縣有司百執事各繪山川形勢上之將以講求水利之源流與凡興修之利害勒為成書以嘉惠萬世甚盛心也下吏寬竊祿海寧愧初政罔若有知惴惴焉惟無以仰承是懼於時延訪於時探索於時履歷考詳數越月亦既得其概矣敢不綴聞輯見以獻竊惟海寧古鹽官縣也按志海逼縣南由鎮海門出里許以石堤捍潮曰

海塘北自拱辰門達於仁和曰上塘東至宣德門達於運河曰下塘其流旁通四境中間為湖為蕩為瀦為溝洫為遂為渠為川為涇為漊為浜未易悉數皆蓄洩之支流耳關於一縣之利害者三河其選也第其緩急則又不能無頡頏之差焉是故海塘為要上塘次之下塘又次之蓋緣地勢高阜俯視蘇湖使海水捍禦不嚴則東南膏腴之地盡為斥鹵昔人築隄以捍之其慮周餙有如此者邇來怒濤衝激歲益以甚相去城河近不百

步耳此利害之關於數郡者故曰為要上塘之水發源于杭之西山北由吳家堰東抵長安壩以洩于運河近來西湖占塞而水之來也有限矣家堰坍損而水之去也無節矧自許墈達於縣治幾七十里許地高河窄容畜無幾舊志埧筒十有三處潦則洩旱則固所以節宣之也今則傾圮殆盡無復存者此利害之關於一方者故曰次之下塘河其支有二東由袁花歷海鹽抵白茆港以入於海北由郭店浮於蘇常由孟子河京口閘以

入於江源遠流長非大旱澇可以無慮惟近城十里地
名曰轉塘者河淺不足以為容塘小不足以為衛涸舟
沒路之患間亦不免焉耳此利害之關於一時者故曰
又次之議者謂浚河之土以加于塘則河深而水聚塘
高而行便矣此固周禮因地勢水勢之說在因時處分
而已矣固不敢重遺當道者憂也惟上塘之役工力頗
繁使驗丁出力則富豪者或以計免而荷畚興嗟者類
皆無田之民今欲通力于兩岸食利之家庶合逸道使

民之旨而埧筒之制要當易以石閘信非捐貲公帑不
可耳矧西湖曲防于富家吳家堰屬藉於鄞縣尤非下
吏寬卑劣所得專焉者幸惟我公卒作興事計處之下
奉以周旋則亦奚為不可至於海水潮汐世為邑患則
又有甚焉者矣考之石隄之築創於唐添設於宋元增
修於我國朝皆以數郡財力始克有濟正以據蘇常之
上流為嘉湖之鎖鑰各與有責故均任其勞耳邇者海
勢南奔乃悉一方之民以治之東興西廢財竭力疲惟

明公處助始克底績迄今海沙潮長雖天幸亦人力也
但潮汐潰決無常而一邑財力有限每遇興修則上下
移文動以旬月計卒之損者決決者廢計定而後行所
損亦已多矣識者欲準海鹽事例歲儲均徭役銀若干
以備修築則百姓免興作之勞而官府省文移之廢未
為無見也明公存心天下加志窮民況通融處分具又
在我果采而行之乎苟行之一舉手一投足之勞耳明
公何吝焉寛也學不足以識古才不足以通今按圖或

乖于時宜道謀或主于偏見若夫通其志不違其欲齊其政不易其宜立言立功以垂永久顧明公酌處何如耳若曰下吏之言為必可行也則寬豈敢

海塘工竣序

明　沈懋孝

浙西屬邑在海壖者二十餘城獨鹽官之城去海甚近海外秦駐諸山箕列囊束吞納巨洋之水地勢窄而湍迴急潮汐遂上其勢獨險異於他處夏秋間時有颶風先數十夜有聲潮乘風沸蕩排擊不一瞬間室廬物產

人畜立盡此捍海石塘所由設而塘在鹽官屢築屢潰
常先為東南患所從來矣萬歷三年五月晦鹽官海溢
中夜風雨挾潮以上勢高於城幸而迅風乃定於是捍
海之塘盡破塘石漂入海者無筭始議修築謂歷十餘
稔費數百萬緡未有已也會中丞徐公始至經度工事
藩伯舒公素以才望視河徐沛閒膺簡任守浙之西遂
相中丞經玆大役凡石塘之創建修築幾三千丈内為
土塘以附石塘又疏内河以防衝決始於萬歷四年七

月至五年九月訖工其費僅踰十萬於是嘉興太守黃
君率其僚與其屬紀公之功屬言於余予惟天下有三
大防疆圉之吏在守邊防轉漕之吏在守河防東南守
土之吏守在海防此三防者天子之守也河之防疏塞
非若海之不可以負薪捧土而下之楗也邊陲飄忽震
撼鋒鋭固甚然其來有候其去有形乃海之患豈人力
禁禦之者哉故塘之捍海其備甚於邊牆急於河隄萬
一塘未及成成不若是速東南數十郡漂没湌蕪之患

豈可勝道故稱禹之明德遠矣吾與爾正冠整衽弁而
哦日夕者誰之賜哉嘗推公之功不在防河防邊下者
非諛也公敏達精練年力方剛歷內外久嘗一為典
屬國具知邊瑣再為治河使者有績河漕今又施之捍
海天下有三大防公策之審矣日者登樞鉉參大政亦
以治河治海之道施之籌邊何異垣之於牛皐之於馬
也不佞揚吐而樂言之
國朝

海塘節略總序

朱定元

郭璞所註山海經云水出歙縣玉山過建德合婺溪至富春為浙江入於海盧肇曰浙者折也潮出海屈折而倒流也總之四海皆有潮獨浙江潮與江水鬬激亘若山嶽奮如雷霆雪浪橫飛銀濤旁射縱無風雨潮頭震撼塘多潰卸再加海風助虐時雨添威人其為魚田將為壑宋唐迄今代廑宸慮然則浙江潮患又以海寧為最蓋以寧城南門

不數武即瀕大海全賴塘隄保障而寧塘又居杭嘉湖蘇常等府上游測水平者謂長安壩底與吳江塔頂相平保海寧即所以保嘉湖七府此所以浙省以海塘為首務也塘長百餘里皆係活土浮沙東自尖山西至仁和界翁家埠綿聯曲折塘之外為北大亹約濶三十餘里有河莊山為界河莊之南為中小亹約濶八里有赭山為界赭山之南為南大亹約濶三十餘里有紹郡之龕山為界水

若由中小亹為出入當適中之地杭紹兩府皆慶
安瀾第中亹地面窄小難以容納江潮且山根餘
氣似隱相聯絡偶通旋塞所以不徙而南即徙而
北徙南尚有龕常等山捍衛為患猶輕徙北僅借
塘隄一綫倘有潰溢為害甚鉅康熈三十六年以
前水出中小亹杭紹相安無事迨至康熈四十二
年水勢北趨寧城迤南之桑田漸成滄海康熈五
十四年潮汐直逼塘根寧邑南門之外最為受險

遂依舊式捐措添修塊雜石塘三十丈此

本朝興工修築之始也康熙五十七八兩年以後寧城迤西之秧田廟普兒兜及迤東之陳文港念里亭在在坍塌報險時巡撫朱軾相度老鹽倉一帶建築大石塘五百丈過此迤西土性虛浮不能安石又築草塘一千餘丈此建築石草塘之原委也嗣後設立海防同知歲加修治殆無虛日雍正六年塘脚護沙冲刷殆盡移至海中堆起沙洲挑溜直

注寧塘為害愈烈經督臣李衛題明將已坍之工
改建條石塘坦復於險要處圈築草盤頭以殺潮
勢此建築條石坦及草盤頭之原委也雍正十年
五月内上游水發又將西塘觀音堂翁家埠等處
老沙洗盡潮勢直逼内地署撫臣王國棟題明接
築草塘二千餘丈其地半屬海寧半屬仁和此又
沿及仁邑修築工程之原委也江潮日湧工程愈
急雍正十一年

世宗憲皇帝特命內大臣海望同直督李衛赴浙相度機

宜添設海防兵備道增置官兵築土備塘一萬四千二百二十餘丈加培附石土塘一萬餘丈又因舊塘易於坍塌年年修補終非長策議於尖山起至萬家閘止改建大石塘一萬丈永垂利賴誠為保固海疆至計適值當事者專事開濬引河堵塞尖山遂將議建大工因循怠忽並將舊有工程不加修理以致雍正十三年六月初三日猝遇風潮

全塘潰決殆盡經督撫大臣親率文武疊石鑲柴
暫為粘補而塘身之單薄如故坦水之澄卸如故
塘之裏身又係坑漥一線殘隄內外受險是年九
月二十三日大學士嵇曾筠到浙總理塘工凜遵
世宗憲皇帝聖諭循照歲修之例先保舊塘以禦大汎後
修鉅工以垂永久如幫築通塘土戧擇險修砌塘
身以及修補坦水加鑲草塘並建繞城石塘等工
於本年十月內奏陳奉

旨允行即鳩工集料分段興脩將舊存䂬石危塘改建
修石塘一千一十餘丈脩整坦水八千四百四十
餘丈幫築土戧一萬三千九百餘丈塘內坑漊酌
量填補俱於雍正十三年冬開工乾隆元年五月
告竣伏秋大汛賴此無虞元年冬又將仁邑境內
李家村沈家盤頭寧邑境內九里橋等處未幫土
塘四千三百三十餘丈再行加築俱於乾隆二年
六月內完工其海寧繞城石工五百五十五丈亦於元

年八月内分委承築於乾隆二年季夏報竣至續
佑魚鱗石塘秪曽筠抵工之始見江海全勢直逼
北岸實難臨水興工議於舊塘後另度基址建築
業經奏允惟是舊塘之後綿亘一萬四千餘丈需
帑浩繁為日遲久自上年春夏以來仰賴我
皇上福德隆盛江海形勢漸向南趨自李家村至尖山
中沙突起聯成外障至乾隆二年五六月間東西
兩塘日夕漲沙較比昔年形勢不啻逕庭秪曽筠

審度水勢因時制宜議將舊塘基址圈築越壩開
槽釘樁改建大工謹遵
世宗憲皇帝不可卯移寸步之
諭旨以成一勞永逸之鉅工元自元年八月初一日奉
命由分廵淮揚調補海防兵備道不辭勞瘁奔走襄事
親受督臣指示石土工程並坦水作法表裏完固
高堅足恃外以障滄海之狂瀾内以保桑田之物
產近以拯一邑之墊危遠以捍三吴之沮洳上以

裕國家之經賦下以蓄生民之稼穡塘工一成朝野交賴元雖衰經奔馳奔喪旋里亦與吳越人民共慶平成也矣

杭志三詰三誤辨序

毛奇齡

杭州繁麗甲闔宇秖嫌其地陋袤而不廣僅可以舒足而不能橫肱每求其故則以江湖夾束之無如何也乃杭人士自言曰杭幾曾有地蹋其足而曰此曩時皆水也予怪之詰之曰何曰子不聞劉

道真錢塘記乎其言曰錢塘故西部都尉治武林山武林山即靈隱山也而酈道元水經注即曰浙江又東逕靈隱山山下有錢塘故縣江水逕其南是自靈隱山以至江口皆浙江水也其中雖有金牛湖今名西湖而與是江相混沌合而不隔然且史記亦云秦始皇東游至錢塘臨浙江水波惡乃西百二十里從狹中渡徐廣註曰蓋餘杭也而酈道元水經注即云秦始皇三十七年將游會稽至錢

塘臨浙江所不能渡故道餘杭之西津也則是江
水汪洋無所托足至紆道餘杭以渡會稽其無尺
寸土亦已明矣又且錢塘記曰臨平湖上通浦陽
江下注浙江名曰東江而水經注即云浙江又東
合臨平湖湖上通浦陽江下注浙江名曰東江行
旅所從以出浙江者也夫臨平湖在錢塘東北五
十餘里而江水合之然且上通浙江之浦陽而下
注江水則撞塘瀨湃一望百餘里連為巨浸安能

有地此不知在隋唐以後延至何時始得藉人力
銲錮畚臿始有此土故舊志皆云錢塘故城在靈
隱山下今之平陸昔時皆江此實録非虛語也信
然則杭直無地矣予徃不喜聞此言夫人力有限
隋唐男女定無能斷鼇足啣西山木石奪巨浸為
平地之理且即此錢塘記其載錢塘立名始於漢
議曹華信出私錢以謾致土石實創為此塘雖錢
塘立名不在乎此然其事則固有之也夫衹築尋

丈之塘而漢晉及今即已相傳為必不可再之盛
事豈有靈隱山下延至江口二三十里皆汪洋大
水而可以人力畚臿之者且此議曹築塘者為捍
地也無地而有水將以何捍豈欲捍此緣江山耶
又前此趙宋咸淳志載杭所得名謂夏禹治水將
會諸侯于會稽至此地舍航而登陸故名禹航杭
即航也又淳祐臨安志謂釋文云唐者逸也所以
取逸達浙江者其地有錢氏居之錢古錢字因以

為名雖其說俱不可信然在大禹時亦云有陸有
途矣且西湖名金牛湖在漢時有之舊志海寧有
金牛山金牛洞與此湖皆以見金牛之瑞得名而
山名所始寰宇記以為在吳楚之間則其來舊矣
向使江與湖合則一江浦耳安能漢初到今專以
湖名凡此皆蓄疑有年鬱不得洩夫酈元北魏人
其作水經注自大江以南一往訛錯世能言之而
劉道真在劉宋文帝時曾令此鄉豈有漫無所考

據而憑虛作是言者此中之誤當必有故焉而不
能發也康熙三十年予以醫痺僦杭州客有持神
州一書相諮詢者予乃發其誤并繙漢魏六代諸
史志作三日課因自拓其冠曰快矣哉天下書之
不足信盡如是矣乃稍據舊志抉前人致誤所由
作三詁三誤辨以佐閱志者拓冠之助

跋

李嵩觀潮圖跋　　明　張寧

四海惟浙江潮最險雖勇悍强厲如秦始皇猶畏從峽中渡宋自慶歷以來杭海屢溢嘉定中潮冲鹽官平野二十餘里外論皆以畿甸切近為憂當時每遇潮盛候傾宫出觀顧反以為太平樂事張思廉與二揚所題皆謂李嵩之畫嵩高本錢唐人歷光寧理三朝畫院待詔出於目擊丹青藻繪宜有浮於世景者今所畫略無内家人物儀衛供帳與吴俗文身戲水之流唯空垣虛榭烟樹淒迷平波遠山上下與帆檣相映而已披閱中欲使

人心目遲回有感慨弔惜之懷無追攀壯浪之想嵩高意匠經營情留象外豈亦逆見將來預存後鑒耶杜子美詩曰江頭宫殿鎖千門細柳新蒲為誰綠殆為此圖題詠也

記

石隄記　宋　丁寶臣

江介吳越閒杭據其右而地勢下生聚數十萬廬舍隱鄰號天下最盛而歲苦海潮為患於夏秋尤暴常與隄

平城中望隄不數百步其勢反在高仰處不幸一壅而
潰其猶決山而注於井沛然其可禦哉故其病於民也
數矣初景祐中轉運使張公伯起善為捍禦之策謂故
隄率薪土雜治不一二歲輒壞雖勤繕構卒不足恃而
重勞吾民乃作石隄袤一十二里民賴以安後七年夏
六月大風驅潮晝夜不落勢益湍怒隄之土石齧去殆
半時知府翰林楊公偕轉運使田公瑜急議構築條上
方畧約工四十萬計及籍吏之可使者以驛聞詔以隄

事付兼命通判屯田錢君尚余君貫兵馬都監閤門祗候杜君正平分董其役發江淮南二浙福建之兵調十縣丁壯合五千人輦石於山畚土於邱持鍤節杵之役相屬於數十里之外方苦盛寒無一告勞者是歲冬十二月新隄成用人之力三十萬減元調度一十萬費又乘其羡盈並畜護治之備隄長二千二百丈崇五仞廣四丈自龍山距官浦二千丈修舊而成增石五版為三十級自御香亭下創為二百丈石堅土厚相為膠固綢

上而方下外强而内實形勢遂安可恃而無恐矣最堅悍激處更為竹絡實以小石布其下及圓折其岸勢務以分殺水怒大率究前之謀所未盡者益以新意而為之也是隄也由伯起開厥初二公克厥終合而成績以為萬世利後之為政者其念前人之勤俾勿壞則斯民無窮之賜也春秋之義有濟於民者志之某預見本末不敢無紀云

錢塘觀潮記

宋 吳儆

錢塘江潮甲天下為獨大然至八月既望觀者特盛弄潮之人率常先一月立幟通衢書其名氏以自表市井之人相與裒金帛張飲其至觀潮日會江上䀨登潮之高下者次第給與之潮至海門與山爭勢其聲震地弄潮之人解衣露體各執其物搴旗張蓋吹笛鳴鉦若無所挾持徒手而羣附者以次成列潮益近聲益震前駈如山絶江而上觀者震掉不自禁弄潮之人方且賈勇爭進者有一躍而登出乎衆人之上者有隨波逐流與

之上下者潮退策勳一躍而登出乎衆人之上者率常醉飽自得且厚持金帛以歸志氣揚揚市井之人甚寵羨之其隨波上下者亦以次受金帛飲食之賞有士人者雅善士一旦移於習俗之所寵心顧樂之然畏其徒議已且一躍而上與隨波上下者有時而沈溺也隱其身於衆人之後一能出其首於平波之間則急隱而退亦預金帛飲食之賞而終無沈溺不測之患其鄉人號為最善弄潮者久之海神若怒曰錢塘之潮天下之至

大而不可犯者顧今嗜利之徒娛弄以徼利獨不污我潮乎乃下令水府懲治禁絕之前以弄潮致厚利者頗溺死自是始無敢有弄潮者

重築障海塘記

明　張寧

海寧古鹽官瀕海南上可百里有山名赭赭南有遠山對峙如門是為浙江受潮之口歲久泝洄渟滀赭渓出潬若堵則口隘潮束仄擊于鹽官隈岸宋嘉定中潮汐衝鹽官平野二十餘里史謂海失故道有由也成化十

三年二月海寧縣潮水橫溢衝圮隄塘逼盪城邑轉盼
曳趾頃一決數仭祠廟廬舍器物淪陷畧盡郛不及者
半里軍民趨惴奔籲皆重足以待縣上其事于府府守
陳讓上其事於欽差鎮守太監李義廵按監察御史侶
鍾二公以所上事詢諸三司布政使杜謙按察使楊瑄
又以二公命各詢其佐參政李嗣副使端宏參議盧雍
僉事梁昉咸集厥地周視僉謀區畫會計相與祭於神
具以成業託分廵僉事錢山曰君宜任重有所給乏從

革惟君自處公乃躬履原隰量材度宜命杭嘉湖興官屬因地順民採石于臨平安吉諸山物用林積舟楫轉挽蔽河而至分命把總指揮李昭通判何其兼總工役初用漢楗絙法不就乃斲木為大櫃編竹為長絡引而下之沉濫稍定人知有成勢皆奮力趨事又作副隄十里衛灌河以防泄鹵之害義聲倡道富人爭自賑施歲八月塘成適沙塗壅漲其外公因增高培厚覆實擣虛使腹抗背負屹成巨防而海復故道矣邑父老徵予文

刻石予念風濤漲溢凡際海之區無不閒遇至於衝決激射惟浙江地勢爲常自延祐及今才百五十年海已三變雖曰氣數消長未嘗不以人力定勝但恐赭山之潭復出沙塗之壅再去後之繼任非人文獻無攷則父老前日之憂將或在其子孫也文章非紀實不足以傳信請詳述本末凡有事者咸刻之碑陰

重修海塘記

明 陳祖訓

寧邑歲不稔三年矣今年有秋士民相與誦乃粒功則

海波不揚捍禦惟力聖天子之軫恤三臺之謀猷少府之拮据俱不朽也僉謀立石海上以示永久督撫陸公別有記直指劉公屬訓記其事邑城逼海衝決不時為東南大患宋元來本朝築圯凡七見其最大者永樂中役軍民夫十萬騷動三年費帑金十餘萬兩遣保定侯孟禮部侍郎易本省南北參副各二員董成之神廟甲午復大潰直指彭公邑令王公費金錢巨萬兩閱歲乃罷役按邑西南龕赭夾峙南關僅三里北關十有八里

潮從東方來北關直上折入錢塘江邇年沙漲以千頃之濤束而內之三里之口扼咽不達轉而噴薄戊辰秋狂颶乘之怒波撼天瀰城籠屋濱海億萬姓從樹杪浮木覓生活此宋元以來未經見之變向來隄防多滅沒矣當事者目擊心傷屢經題請特遴少府劉公涖其事夫東南歲苦邊儲公庾鮮贏羨傾一邑之物力百計捍之隨成隨圮蓋此塘東接海鹽而鹽以石此以土鹽以四十里此以百里鹽以鹽場加額資用不匱而此為無

米之炊用是元主難錫誠有如督撫公奏議者已巳秋
直揩劉公夙駕臨之檄下郡邑額設協濟塘費銀七萬
歲得七百金三十年中乾沒者凡幾一旦聚而注之吾
寧且檄嘉湖兩府輔其不足更不足則捐鍰金副之寧
邑億萬生命衽席安之矣公復輾然曰蠹不剔則用不
省任不專則事不立更殫心汰冗漁而專倚任時宣明
旨以示策勵云季春載功役不及期費不滿萬而窞填
庳峻窄廣脆堅一望百里之隄坦蕩如砥而胥溺之氓

咸登塲圃而服菑畬清晏之功伊誰之力是役也計時則八閱月計費則七千餘金總理則劉少府元瀚協贊則蔣邑令之煥分任則蔡把總國延倪主簿維寬工費自司道府協詳撫鹽按三臺主之是以民不勞而海患以息訓不文因桑梓之情而具述之云爾

國朝

重築捍海塘碑記　　沈珩

今天子康熙甲辰秋八月海寧捍海塘潰勢浸淫無所砥

下流迄嘉湖常蘇咸震危總督趙公廵撫朱公惻
然為民命國計憂親廵閲坐鄉之士大夫於堂進
其耆老於庭諮詢周密畫籌乃定爰簡備兵熊公
來督修十一月隄垂成是時廵撫蔣公甫涖浙輒
復重軫厥災降檄敦勵方略載新於是植頹築虛
增卑補狹堅者砥砥隆者翼翼度越於舊觀備兵
公之始來睎海也民老幼數萬環車泣且曰是役
也費難工鉅任勞可奈何公則慷慨誓曰吾奉

天子命堅兹土民溺則誰溺也况督撫兩臺至仁極德

廑爾民憂設吾弛然畏難辭鉅避勞上貽兩臺之

勤閔而下諉咎於僚吏縱得以具文報塞詎吾志

哉爰駐節躬畫率興敏築沈筭潛計殫精焦髮始

治役覩浩浩湯湯曰匪神曷佑且必陳牲醴禱郭

門而南且呼且恫果遏怒汎乃利版築僉曰神鑒

格矣曰匪人曷集功即決口判列為號若散屬若

庶耆分曹置監靡長勿褒其材若石槙囷欄㯻櫨

竹落其工若礪鍛畚鍤防丁樁户各懋乃司戊夜猶手降教相諭答問日命厨傳慰勞罔弗激弗勵僉曰人功修矣白民勞勿恤曷勸哉諸卒夫乏者賙寒者絮孱者餔糜瘵疾者急鍼餌人人忘勞死僉曰民氣優且勸矣而公每念必惕然勿忍漬民力捐槖金萬司計必親蠹蝕盡絕故鳩庀罔漏隄廣厚什半加舊按寧塘歴唐宋元明一罹厥災至乃淪山陷城決地數十里漂禾稼數郡今當宁傍

徨公卿胼胝費金錢幾百萬徭役連十餘郡歷歲
時且十年或二十年猶未盡底績甚不得已而或
徙民居以避之或令方士用秘法鑄深沙鐵神造
浮圖實以七寶珠玉為厭勝之具然訖不効不亦
計窮而術踈哉所謂難與鉅與勞今且什九倍昔
而上不靡帑下無困氓千載之功不日告成然則
常變會乎勢安危係乎人彼難與鉅與勞之倍昔
勢也其事半功倍則人也是魚腹之遺黎得安堵

而康食俾之生全者誰德也陸沈之疆土得井耕而土貢予之奠麗者誰力也邑之人曰勿可患其數郡之命係乎塘者皆曰勿可忘士民乃請記之以勸諸石茲塘長翬功且不朽云

修江塘記

張泰交

杭州東南大都會也而錢塘一江世為之患蓋其流勢迅疾異於他水而海水上潮經龕赭二山自廣入狹逆江而西與江水相激射江不勝海為潮

蝣之命問鐵幢之已𡺲訝木石之難堪仰惟神所

憑依豈必天之降罰也或者謂百川之血脈使然

非二公之精靈是主何以曹娥揚子曾無屹立千

尋而浙水錢塘偏是横飛十丈或者謂左龕右赭

夾以成潮非前伍後文怒而作勢何以兩山具在

平時之出沒有常而一載以來此處之沸騰不歇

嗚呼威靈丕振即教地仄天迴憤恨難平漫說水

乾海老偶而呼吸儼若懷襄但長不消自朝又夕

人以神兮攸賴神於人也何尤伊昔錢鏐挽強有
力比來寶達崈呪多慈如藻功者請申四六之文
辭不比尋常之祈禱衡雲開處端為韓公海市見
時厥由蘇子恃高深之陵谷水可能飛得光燄之
文章川何難障伏惟明察少請餘威知世機原等
於逝波而民事相安於樂土俾由公而遂及爰有
我私假使天之可貪敢為己力非然者後潮重水
實自傳聞怒雪狂雷何關主宰則聰明正直既經

申喬時為藩伯請於前撫張公志棟集浙之僚屬
謀所以治之者温州郡丞甘國奎議曰自宋景祐
間築石塘今將七百年雖幾經斷續而終頼石土
以足恃但荒石薄小不耐衝突且砌法亦未盡善
今欲圖久遠必購巨石選良工每塘一丈用石一
縱一横嵌以油灰鎔以鐵錠深根堅杵加築子塘
以為重障俟其沙漲可恃永久因繪圖以進張公
與前制府郭公世隆合疏以聞下部即以甘丞領

之末幾張公調江右趙公撫浙而郎方伯廷極適來相與益勵其事倡義首捐士商繼之期年而工已半時予方視學江左明年趙公移撫南楚而以予承乏茲土予下車亟至江上觀所經營則自六和塔迤西工程尚鉅於是努力捐貲期有成功復自六和塔修至善龍嶺開山路三百餘丈又自嶺脚砌塘六十二丈至華光樓止又善利院龍潭上有各郡山溪之水奔滙於江埽望江門一帶而

入海海潮怒激挾江流而上捲刷𡒉塘素稱險要特築石磯狀如偃月使海濤噴薄而來者與磯相觸不得直逼𡒉塘即上流山溪之水瀑瀉而下遇磯迴環勢遂渙散無復疾驅席捲之力𡒉塘及望江門沿江一帶烟火萬家雉堞千尋恃為磐石砥柱矣工既竣客有謂予曰自明府下車以來潮勢日減此政尚寛和之所致也使如曩者驚濤泊天晝夜再至雖欲此塘觀成其可得乎明府之德與

此塘俱長矣予曰是何言哉古云中國有聖人則海不揚波方今治際隆平幽明感格百靈效順必有陰相其成者焉可誣也乃作廟江干以祀潮神使凡職司水府及生而有功江塘没著靈異者俱得憑爽於斯享血食以捍民社為萬世無疆之休是則予之志也夫是役也始於康熙辛巳初秋竣於丙戌春月共築石塘六百六十七丈子塘八百九十五丈共費銀五萬二千六百三十兩有奇皆出

官斯土者及士商之所捐未嘗派民間一錢一夫故勒諸石使後之君子得以考其終始有所踵事焉

雜著

七發節　漢　枚乘

客曰將以八月之望與諸侯遠方交游兄弟並往觀濤乎廣陵之曲江至則未見濤之形也徒觀水力之所到則卹然足以駭矣觀其所駕軼者所擢拔者所揚汨者

所温汾者所滌汔者雖有心略辭給固未能縷形其所由然也恍兮忽兮聊兮漂兮混汩汩兮忽兮慌兮俶兮儻兮浩瀇瀁兮慌曠曠兮秉意乎南山通望乎東海澒洞兮蒼天極慮乎崖涘流攬無窮歸神日母汩乘流而下降兮或不知其所止或紛紜其流折兮忽繆往而不來臨朱汜而遠逝兮中虛煩而益怠莫離散而發曙兮內存心而自持於是澡槩胸中灑練五藏澹澉手足頮濯髮齒揄棄恬怠輸寫淟濁分決狐疑發皇耳目當是

之時雖有淹病滯疾猶將伸傴起躄發瞽披聾而觀望
之也況直渺小煩懣酲醲病酒之徒哉故曰發蒙解惑
不足以言也太子曰善然則濤何氣哉客曰不記也然
聞於師曰似神而非者三疾雷聞百里江水逆流海水
上潮山出內雲日夜不止衍溢漂疾波涌而濤起其始
起也洪淋淋焉若白鷺之下翔其少進也浩浩溰溰如
素車白馬帷蓋之張其波涌而雲亂擾擾焉如三軍之
騰裝其旁作而奔起也飄飄焉如輕車之勒兵六駕蛟

龍附從太白純馳浩蜺前後絡驛顥顥卬卬椐椐彊彊莘莘將將壁壘重堅沓雜似軍行訇隠匈磕軋盤涌裔原不可當觀其兩旁則滂渤怫鬱闇漠感突上擊下律有似勇壯之卒突怒而無畏蹈壁衝津窮曲隨隈踰岸出追遇者死當者壞初發乎或圍之津涯荄軫谷分迴翔青篾銜枚檀桓弭節伍子之山通厲骨母之場凌赤岸篲扶桑橫奔似雷行誠奮厥武如振如怒沌沌渾渾狀如奔馬混混庉庉聲如雷鼓發怒屋沓清升踰跇侯

波奮振合戰於藉藉之口鳥不及飛魚不及迴獸不及走紛紛翼翼波涌雲亂蕩取南山背擊北岸覆虧丘陵平夷西畔險險戲戲冲壞陂池決勝乃罷瀄汩潺湲披揚流灑橫暴之極魚鼈失勢巔倒偃側沈沈湲湲蒲伏連延神物怪疑不可勝言直使人踣焉洄闇悽愴焉此天下怪異詭觀也太子能彊起觀之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

書虛篇節　漢　王充

傳言吳王夫差殺伍子胥煮之於鑊乃以鴟夷橐投之于江子胥恚恨驅水為濤以溺殺人今時會稽丹徒大江錢唐浙江皆立子胥之廟蓋欲慰其恨心止其猛濤也夫言吳王殺子胥投之於江實也言其恨恚驅水為濤者虛也屈原懷恨自投湘江湘江不為濤申徒狄蹈河河水不為濤世人必曰屈原申徒不能勇猛力怒不如子胥夫衛菹子路而漢烹彭越子胥勇猛不過子路彭越然二士不能發怒于鼎鑊之中以烹湯菹汁瀋縱

旁人子胥亦自先入鑊乃入江在鑊中之時其神安居
豈怯於鑊湯勇於江水哉何其怒氣前後不相副也且
投於江中何江也有丹徒大江有錢塘浙江有吳通陵
江或言投于丹徒大江無濤或言投于錢塘浙江浙江
山陰江上虞江皆有濤三江有濤豈分橐中之體散置
三江中乎人若恨恚也仇讐未没子孫遺在可也今吳
國已滅夫差無類吳為會稽立置太守子胥之神復何
怨若為濤不止欲何求索吳越在時分會稽郡越治山

陰吳都今吳餘暨以南屬越錢塘以北屬吳錢塘之江
兩國界也山陰上虞在越界中子胥入吳之江為濤當
自上吳界中何為入越之地怨恚吳王發怒越江違失
道理無神之驗也且夫水難驅而人易從也生用筋力
沒用精魂子胥之生不能從生人營衛其身自令身死
觔力消絶精魂飛散安能為濤使子胥之類數百千人
乘船渡江不能越水一子胥之身煮湯鑊之中骨肉糜
爛成為羮葅何能有害也俗語不實成為丹青丹青之

文賢聖慼焉天地之有百川也猶人之有血脈也血脈流
行汎揚動靜自有節度百川亦然其朝夕往來猶人之
呼吸氣出入也天地之性上古有之經曰江漢朝宗於
海唐虞之前也其發海中之時漾馳而已入三江之中
殆小淺狹水激沸起故騰為濤廣陵曲江有濤文人賦
之大江浩洋曲江有濤竟以隘狹也吳殺其身為濤廣
陵子胥之神竟無知也溪谷之深流者安洋淺多沙石
激揚為瀨夫濤瀨一也謂子胥為濤誰居溪谷為瀨者

乎案濤入三江岸涯沸涌中央無聲必以子胥為濤子胥之身聚岸涯也濤之起也隨月盛衰小大滿損不齊同如子胥為濤子胥之怒以月為節也三江時風揚疾之波亦溺殺人子胥之神復為風也秦始皇渡湘水遭風問湘山何祠左右對曰堯之女也始皇大怒使刑徒三千人伐湘山之樹而履之夫謂子胥之神為濤猶謂二女之精為風也

七述　節

宋　晁補之

先生曰江源所起濫觴之墟泓泓汪汪不漏不虛放而行之冐於川渠繚繞縈行左挾越右截吳以散以敷然後淫為大江以東合乎尾閭而潮生焉古今所論潮者日月伏見之所為也嘗讀沌天之説曰地浮水中天在水外水之消息坱圠無際一闔一闢若開天地一呼一吸若出元氣其始來也若毛若線若帶若練堂堂沓沓合聚離散須㬰之間千化萬變其少進也敲磕礔砝石號木鳴越岸包陵在谷滿谷在坑滿坑其為氣也或喣

或呀或噫或噦灦茫淤漫澎濞沸渭澒洞滉漾渤潏滂沛涵澹淋滲潗戳淫泄跳珠湧沫百里紛會沃焦蕩胸汨母陵背縱橫絡繹飄忽爭逝徐則挼行緩則就隊連氛累祲陽景朝昧周天而旋踰八萬里不知其所憩於時元冥收威海若振吼千溪萃立萬浦卻走絕維推軸神母不守左驅天吳右拂九首淵容拒扉水夷潛牖江神海豨絕脰傷肘陽侯馬銜顛蹶前後其為象也則紛紜參差萬頃一迹禹不能知契不能識承光露怪不復

潛匿或馱而蹄或森而戟或美而旝或張而翼洶湧而
奔以沃海門若土囊風怒驅屯雲辟易而征以擊西陵
如井陘戰酣出奇兵宛兮改容若薦收素服駕白龍忽
兮當前如歸墟泛溢浮五山一北一追一僨一起突然
而逝餘勇未已於時吳兒獠工引檣掛席鐃鳴鼓動去
若飛鷁風止雨息江清海碧此潮之大凡也傳曰上善
若水又曰水幾於道故古之人見大水必觀善利萬物
似仁不畏彊似勇能方能圓似智萬折必東似信若是

者孺子欲聞乎孺子曰幾矣先生之所陳五事之上也

潮賾　朱中有

或問燕龍圖潮論是耶非乎答曰試與子於一溝之内觀之引水淵溝則其水必平進於溝之半累碎石而為齟齬從上流傾水勢必經齟齬而斗瀉於下水之激湧無怪也燕公所謂潬者水中沙也錢塘海門之潬亘二百里夫水盈科而後進潮水未及潬則錢塘之江尚空空也及既長而冒之自潬斗寫入江又江沙之漲或東

或西無常地潮為沙岸所排助其激涌震天動地峩峩而來水之理也曷足怪乎愚所謂齟齬者猶之潬耳故錢塘潮候率遲於定海者定海平進而錢塘必俟登潬而後至於江其初來也從浙江亭望之僅若一線非潮小也目力遠所見微耳漸近則漸大非潮大也所見漸近則漸大固宜及夫潮退則或由潬中低處或從潬兩尾滔滔以至於海蓋潬中高而兩頭漸低高處適當錢塘之衝其東稍低處乃當錢青曹娥二江所入之口錢

清江口潬最低潮頭甚小曹娥江口潬稍高於錢清故潮頭差大是說也習于海道者莫不知之或又問子之說何如答曰欲知潮之物必先識天地之間有元氣有陰陽元氣猶太極也絪緼兩間希微而不可見陰與陽則生乎元氣者也本之而生亦能為之病焉何者為病常暘常雨是也當陰陽二氣之極則元氣不能勝又問答曰夫水天地之血也元氣有升降氣之升降血亦隨之故一日之間潮汎再至一月之間為大汎者亦再一

歲之間爲大汛者二十四元氣一歲間升降爲節氣者亦二十四潮二十四汛隨之此不易之理也又問答曰察於吾身而知之一身之中有元氣有陰陽元氣蓋所受以生者既生矣則血爲榮氣爲衛血爲陰氣爲陽周一生而不可見者元氣之運周流乎脈絡而血乃隨之一日之潮凡再進退一身之血隨氣而進晝夜未甞息也攷之素問難經脈候人一日一夜凡一萬三千五百脈行五十度爲一一周漏水下百刻榮衛行陽二十五

度行陰亦二十五度故五十度復會於太陰寸口人氣一晝夜之間行陰行陽各二十五度潮一晝夜隨元氣升降者審矣又問答曰元氣一晝夜小升降故一日之間潮凡再至一月之間大升降故十五日而易一節以律管候氣驗之管之長短不同其氣至其管應元氣升降有大小審矣天地之數奇而不齊者也故月有小盡大盡歲有一閏再閏潮之為大汎也隨大小盡與閏亦未嘗差焉驗潮之大小莫若錢塘與西興也雖以朔望

為大汎之候然晦前二三日望前一二日潮蓋有登閘者或朔日二日三日四日不登閘至五日始大或自十五至二十不登閘至二十一而始大西興之閘稍低於錢塘或至二十三者潮亦登此無差節氣參差不齊則潮亦為之進退如前所云或攙前或落後其大概固如是也又問曰或有非時而潮忽大當汎而潮忽小者何也答曰愚測之審矣非朔望正汎而大或當汎而反小蓋適遇巨風之順則推之而來後浪擁前故忽大而且

久不退風逆則抑之而退前浪遏後故驟小而且久不進耳又問曰今夏之日晝潮小夜潮大冬之日晝潮大夜潮小俗所謂潮畏熱畏寒是耶非乎答曰潮畏熱畏寒雖出俗説實確論也陰陽生乎元氣至其極也元氣有不勝焉夏為極陽日昱乎晝陽氣特甚元氣雖升而為至陽所迫氣不得伸故潮亦不得而遂格之於物以火爨鼎水半於鼎火氣既升水從而湧此元氣升而潮進之象也於鼎之上置鐵炙床熾炭其上則湧水為火

所熁而復下此潮當進而元氣為至陽所迫而不遂也
冬為極陰日既西沒陰氣特甚元氣為至陰所薄而潮
不遂正與夏同亦猶鼎水方湧以疎箔覆鼎置巨冰其
上冰氣嚴沍湧水復下均一理耳畏熱畏寒俗說是矣
又曰敢問夏夜冬晝潮能大者何也答曰夏晝陽極元
氣為陽所勝冬夜陰極元氣為陰所勝故潮小夏夜日
既沒陽氣少衰冬晝日既出陰氣稍斂元氣得伸故潮
得遂而稍大此甚易見驗之於身夏之日陽特甚滎血

得行故面與身多紅而澤氣則喘促咽塞呵之而無所覩氣陽也為至陽所勝故不能自伸猶潮之畏熱而小也日既入陽漸殺人氣少舒猶潮至夏夜而能大也冬之夜陰特盛榮血消縮故指面皺而肌革燥人呵氣則油然而出皆可以見血陰也為至陰所勝其不能伸猶潮之畏寒而小也日既出人血少舒猶潮之至冬晝而能大者皆一理耳又問曰夏晝潮當小而能大夜當大而反小冬晝潮當大而反小夜當小而反大何也答曰

此乃陰陽之氣錯繆顛倒夏當南風以陽方助至陽故元氣為至陽所迫而潮小或者北風起以陰方氣從所勝而來陽為之辟易故潮遂能稍大夏夜潮宜大也乃與晝日同其微者三伏中或陽氣酷烈融而不收陰不足以禦之故潮亦從而小冬或冰雪不解因陰沍寒故晝日宜大而反小冬夜宜小而反大者冬當北風以陰方助至陰元氣為至陰所薄而潮小或者風從南至以陽方氣從所勝而來陰為之辟易故潮亦能稍大此乃

陰陽之變元氣之病耳又問曰元氣升降四時則均八月潮特大何也答曰何獨八月二月之潮亦甚大也何者極陰極陽故冬之潮有小有大二月八月朔望前後陰陽之氣適中元氣得伸潮得遂其大也固宜

國朝

答潮問　毛先舒

問浙江何以有潮也答曰地勢為之也天下之水皆有潮然多暗長水或湧水而已惟錢塘之水澎

湃湃騰如爐鼓釜沸以自海入江與他水絕殊蓋地勢使然也何以晝夜至再且以漸遲也曰應月候也月行較日以漸遲一日常不及日十二度故潮至亦以漸遲也其晝夜再至則應月之中也月一晝夜則再中或中於天或中於地之下月中則潮至月以朔之午正刻中於天以子末刻中於地初二日則以午末刻中於天以丑初刻中於地其後中期以次漸遲至望則以子正刻中於天午初

刻則中於地至十六日則復如朔故朔日潮至以午正子末初二日潮至以午末丑初望日潮至以子正午初十六日則復如朔其漸遲之期無不如月之中天中地也秋則壯何也亦應月也月華至秋則益壯所謂地勢者可詳與曰其勢有三錢塘之江將入海處有龕赭二山馬屹相峙如門下有沙檻江流至此則一束故海潮至此亦一束海水長欲入江束於山不得駛則怒譬人之欲入門也

人多門狹則喧動抨擊以爭門惟水亦然此山勢也水北捍南水緩而錢塘之水發丹陽經睦杭紹興諸州逶迤曲折以入於海故曰浙江浙者折也則水尢緩他江捍到口與海力敵敵則潮至不敢逞故為暗潮浙江緩到口不能與海力敵如是則海壓江而陵出其上潮至敢逞則為怒潮此水勢也浙江方為巽象曰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乎剛江柔巽海讓潮逞怒此方勢也此三者浙江

之所以有潮與他水殊不足怪也紛說無當徒益
滋惑安客曰潮何以名為潮也曰潮者朝也朝月
也曰海百谷王矣而何以朝為曰月者萬水之天
子也故海臣水而君月月中於天中於地猶天子
之莅明堂也故海朝之或曰朝江也書曰江漢朝
宗於海江朝海也潮者海潮江也故窮歸宿則海
大江小溯原本則江高海卑可以互為尊則亦可
以互為朝也然則名潮復名汐者何故得無潮取

其朝至而汐取其夕至耶曰配以汐名或主此然潮之意不繫焉審以其朝至而名潮也則十二時皆有潮奚此潮汐且夕至者亦未嘗不名潮故曰曉潮曰暮潮曰夜潮故潮者統辭也汐加之辭也汐不可以配潮故統潮與汐皆名潮是朝會之義非朝晨之義也此其所以名潮者也

海塘録卷二十二

國立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臣盧遂

謄録監生臣李國興